



淮南鴻烈解

自
至
九

13
3562
2



門口 13
號 3562
卷 2

大較從呂覽
中據其要
其煩至後五
位六合六度
乃其所創撰
而綴之者
此篇昏明中
星皆舉大畧
而言不與曆
同但一月之
內有中者即
得載之二十
宿星亦有禮
相者遠近或
遠近或月節
月中之司昏

淮南鴻烈解卷第五

漢河東高誘注

時則訓 則法也 四時寒暑十二下
月之常法故曰時則

孟春之月招搖

北斗第七星

指寅昏參中且尾中

虎之宿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 其位東方其日甲

乙盛德在木 太皞之神治東方甲乙木 其蟲鱗其

音角 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散為鱗 律中太蕤

其數八 日太蕤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二故曰入

也其味酸其臭羶 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 其祀

戶祭先脾 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

淮南鴻烈解

時則訓五卷

卷之五

136(5)

明之時前星
已過於午後
星未至正南
又星有明暗
見有早晚所
以昏明之星
不可依曆法
但舉未累耳
天子四時所
尚之色俱從
五行其出令
亦如之

食所勝也一曰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屬木自用其藏也也氣溫故東風解凍也振動蘇生也魚上負水獺祭魚魚鯉鮒之屬內應陽而動上負水也獺獺水禽也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候鴈北候時之鴈從彭蠡來北過周雒至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馬七尺已上曰龍中孕卵鷲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佩也熊服虎曰旗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服八風水爨其該燧火取銅先食麥以麥為主也也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也取其木燧之火炊之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其畜羊羊土木之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青陽堂也中方外園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

順木德而尚
仁恩

孟春行夏令
此已火之氣
所泄行秋令
此申金之氣
所傷行冬令

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布德施惠行令於左个之屋東向堂北頭室也行慶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春也東郊郭外入里之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杜祠位壇場屏攝之位也幣圭璧也禱鬼神求福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牲尚蠲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毋覆巢殺胎天毋麇毋卵胎懷妊未育者也麇子曰天鹿子曰麇卵未驚者皆禁民不得取蕃庶物也毋聚眾置城郭掩骼輶軀毋聚眾各木衆建置城郭以防害農功也骼骨有肉掩覆葬藏之慎生氣也音慈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行秋令則氣動於上故草木早落國惶恐也

淮南子卷

時則訓五卷

二

此亥水之氣
所至
呂覽作首種
不天

餘月皆且中
星皆舉二十
宿此云孤
與建星者以
孤星近并
星近斗并斗
度多星体廣
不可的指故
與建星以定
昏且之中
化者反歸舊
形之謂故廣

化為鳩復
化為鷹若腐
草為蠶雖為
屬雀為蛇皆
不言化是不
再復本形者
也

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仁而秋

正金鐵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狼行冬令則

水潦為敗兩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湧起

氣不和故雨霜大雹百穀惟稷正月官司空其樹

先種故曰首稼不入不熟也仲春之月招

搖指卯昏弧中且建星中於南左建星在斗上平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夾鍾萬物去陰夾陽聚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槌李始華自冬冰雪至此春

水槌李於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黃鸝也鷹化為

鳩布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

羊服八風水饗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

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命

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省

桎在手止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句句屈生者

長養幼小存恤孤獨所以慎陽擇元日令民社善

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為民是月也日

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伏不發是月陽升雷

始發聲也成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北民曰雷且

皆動蘇生也發聲鐸木鈴金口木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

以雷電命房室者生子必

令官市同度

量鈞衡石

有者聾通精癡狂之疾 斗稱也百二十斤為石角平也

斗稱量

端權槩 端正也稱鍾曰權槩 毋竭川澤毋

灑鹿陂池

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防農功 大事戎

事祭不用犧牲

用圭璧更皮幣 是月尚生育故不

以圭璧皮幣

代犧牲皮謂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

水寒氣總至

寇戎來征 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

猥至寇兵來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

相殘

陽不勝則麥不升熟民相殘賊行夏令則其

國大旱

燠氣早來蟲螟為害 仲春行夏木陽之令

仲春行秋令
此酉金之氣
所傷行冬令
子水之氣所
淫行夏令午
火之氣所泄

極陽生陰故蟲螟作 二月官倉其樹杏 二月與農

倉也古有竅在中 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

七星中曰牽牛中 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昏時中於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姑洗 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 其數八其味酸其

臭羶其祀尸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鴛 桐梧桐

天子衣青衣 駘聽鼠也

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饗其

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

羊朝于青陽右个 南頭室 舟牧覆舟伍覆五反乃

羊朝于青陽右个 南頭室 舟牧覆舟伍覆五反乃

在內則會
司奉行
則勉諸侯
行皆天子
德惠也

言其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也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五覆五反慎之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於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言當施散思惠以順生道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之宜泄不宜吝音閉藏也天子命有司發困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帛帛之藏也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人聘問禮之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將與為治也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下水上騰恐有浸日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

王者親故
后妃親以
為天下先

境止田獵畢畢七且嗟采浮羅罍罍毒之藥毋出九門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罟罟用之以掩兔也餒餒之也菜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于外以其逆生道也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遠如門遠郊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養蠶鳴鳩奮迅其羽直具撲薄曲筮筐撲持也三轉謂之撲員底日筮皆受桑器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曰天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故擇吉曰大合之以致歡和乃合牦牛騰馬游北于牧牦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跳踞善將羣者也游從牦於所牧之地風合

淮南子卷之九

時則訓五

五

季春行夏令
應行夏令未
行秋令戌土
之氣所應

今國難那九門磔責攘以畢春氣難散官室中
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如今驅疫逐除是也烈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夏令則寒氣
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夏令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上
肅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春
行夏令則天多沈行夏令則天多沈
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春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多陰沈為雨金
為兵革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
李後杏熟故李後杏熟故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冀中且發女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
中翼南方朱鳥之宿昏時中於南方發女一曰其
須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於南方

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
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之散羽羽律中
仲呂其數七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
日其味苦其臭焦焦火味苦也其祀竈祭先肺祝融
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金也祭祀之肉先用所勝也二曰肺火自用其裁螻蛄鳴丘蟪出螻蛄蟪也蟪蟪蟪也
故類應鳴也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本草作段契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
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
玉建赤旗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服八風水饗
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

淮南子卷
時訓列五卷

順大德而尚
長養

也等坐空其中其兵戟戰有枝幹象陽布其畜雞朝

于明堂左人散也載或作擊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

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

樂饗左右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

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

行爵出祿贊白也才過千人為傑選擇賢良孝悌

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墮壞毋與土功毋伐大

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

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生故以彘嘗麥豕

水畜宜麥先薦寢廟孝之至

孟夏行秋令
申金之氣所
行行冬令亥
水之氣所傷
行春令寅木
之氣所淫

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

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

決謂人以小罪相告者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

五穀不滋四隣入保孟夏盛陽當助長養而行秋

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

水敗壞城郭行冬之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

春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

陽長養而行春時啓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春木

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也

四月官田其樹柶四月地農事故官田也仲夏之

月招搖指午昏亢中且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昏

時中於南方危北方

淮南子

時訓

七

月令以反吉
為蟬蟻未知
是否

玄武之宿平旦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
 時中於南左
 徵律中蕤賓其數七是月陰氣萎蕤在下像主人
 竄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蟬蝦生
 蟬蝦世謂之天鵲始鳴反舌無聲蟬搏勞鳥也
 馬一名齒鹿五月陰氣生
 下博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於木反舌百舌鳥也
 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曰百舌
 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
 天子衣赤衣乘赤
 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柶燧火
 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
 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修鞀鞀琴瑟管籥
 調竽箎池飾鍾磬管一孔似籥籥是也執于戚戈羽于

戈今戟屬也羽武也所持翽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
 帝用盛樂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巫
 光報之大哉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子以雞
 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鞀以下之樂器也
 嘗黍雞新雞也言嘗黍者以穀為主也羞以合桃先薦寢廟
 羞進也合桃鶩鶩鶩鶩所舍食也禁民無刈藍以染
 故言舍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
 青味成母燒灰草木未成不天物也毋暴布暴暴
 故也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閭
 可以小功于盛陽也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
 要塞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也蓋當時氣盛大之
 際入君亦當體之挺重囚益其食存鰥寡振
 而行寬大之政也死事振起也先人為死難游北別其羣執騰駒班
 死事者振起也先人為死難游北別其羣執騰駒班

淮南子

卷之五

海內經卷之九

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號

駒騰馬也周禮馬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

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

晏陰之所成此陽陰爭辨之際物之感陽氣而左

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事無徑當請詳而後行也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

陰鹿角解蟬始鳴無翼始鳴半夏生木董榮半夏草藥

也木董朝榮暮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禁民無發

安石榴相似是月生榮華可用作也一日望

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樹順陽宣明

雲物占仲夏行冬令則雷震傷穀道路不通暴兵

至冬冰凍故雷震傷害五穀也冬氣閉之又多行

仲夏行冬令
子水之氣所
傷行春令卯
木之氣所淫
行秋令酉金
之氣所泄

四時中惟季
夏之位日德
蟲音數味甘
臭獨與孟夏
仲夏不相叶
蓋戊巳寄莊
於中央而此
月為陽消陰
長之會故天
子所尚之色
亦從而變

春令則五穀不熟百騰突時起其國乃饑行春令

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騰動行秋令則草木零

股蝗屬時起害穀故國饑也行秋令則草木零

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

氣故民有五月官相其樹榆是月陽氣長養故官

疾疫也相相佐也榆說未詳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且奎中之宿是月昏

時中於南方奎西方白虎之其位中央其日戊巳

宿是月平日時中於南方其蟲羸其音

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戊巳土律中百鐘其數五鐘

宮羽落而羸蟲鱗為之長宮律中百鐘其數五鐘

林鍾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故其味甘其臭香

日百鐘其數五五行心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

土味其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

臭香也霤室中之祭祀后土

詩則川五卷

九

順土德而尚

淮南子卷之八

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涼風始至蟋蟀居與蜻蛚

趣織也詩云七月在野此日鷹乃學習腐草化為

駘秋節將至鷹自習飛也駘音雞天子衣苑黃乘黃駘

服黃玉建黃旗黃順王食稷與牛稷牛皆服八風

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劔季夏

也劔有兩刃諭無所生也其畜牛朝于中宮中宮

也乃命漁語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龜漁人掌漁官

屬鼉皮可以作鼓詩曰鼉鼓洋洋鼉可以作羹傳

曰楚人遺鼉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鼉羹公

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

言取蛟有鱗中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

凶入宗廟尊令滂人入材葦滂人掌池澤之官命

之故言登

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

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故春秋傳言大夫受

縣上大夫受郡秦初置二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

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木

夫也秩常也常所當出為故聚之以養犧牲以供

皇天上帝名山太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為民祈

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稱警厚席蓐以

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

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為黼青與

善以給宗廟之服必宜以明鮮明也是月也樹木

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

必有天殃土潤溽暑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

淮南鴻烈解 卷之八

季夏行春令
辰土之氣所
應行秋令成
土之氣所應
行冬令丑土
之氣所應

疇以肥土壤夏至後二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疆濕重又有時雨燒薶行水灌之加以熟湯可以成糞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田疇美土疆之界畔風欬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土氣像春陽布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散民遷徙者也江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多女災穡不熟陰氣過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擊四鄙入保冬陰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擊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自保守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左畢西方白虎之宿平旦時中於南左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少暉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

在金金王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羸者衣毛毛蟲西方也西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傷也則法也陽衰陰盛萬物周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金其金第四故曰九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入由門故祀門肝木也祭祀門祭先肝祀之用所勝也一日肝金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鷹殺鳥於大澤之中四直陳之世謂之祭鳥始行殺戮順秋氣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駱食麻與犬服八風水鬻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處西宮令而章明之故曰總章狗金畜也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求不孝不悌戮

生有鳥心解

詩則川五卷

上

順金德而尚
斷制

陽道常饒陰
道常乏故贊
死者不訶便
陰氣之贏也

孟秋行冬令
水之氣所
泄行春令寅
木之氣所損
行夏令已火
之氣所傷

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也立秋之日天子

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里之還

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也武命將率選卒

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

彼四方也順循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

決獄平詞訟決斷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也

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

郭繕宮室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毋以封侯

立太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

列土封邑也太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之孟秋

幣太使命卿使之金氣收斂皆是不宜行也孟秋陰

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也孟秋陰

冬水王之令陰氣勝也其介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蟲敗穀陰氣并故戎兵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

溫風之令故敗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

穀令無實也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

多瘡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寒暑相七月

官庫其樹棟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

棟實秋熟棟棟實鳳凰所食也今雒城旁有樹

棟音練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且觜雋

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方觜其位西

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南

也言陽氣已旅而志助陰陰任成萬物也庚辛金日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時候之鴈從北漢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鵝所也羣鳥翔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翻不動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太廟中央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平直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稱鷺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豢養曰案視肥臞全粹全無虧缺也粹音崇察物

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儺難以御秋氣儺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為害也以太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告修困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地乃命有司趣民牧斂畜米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疑竭或作盛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

仲秋行春令
邪木之氣所

應行夏令午
冬氣所傷行
冬令子水之
氣所泄

祭國有大恐

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屬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

災咎故國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

復生

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

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冬行寒氣激之令故有風

草木早死也

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也是月

季秋之

月招搖指戌昏虛中且柳中

虛北方玄武之宿昏

朱雀之宿平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無射

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

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

蛤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上後

至者為賓大水海水也菊有黃華豺乃祭獸

戮禽

也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豺殺獸四面陳之

世謂之祭獸

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

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柶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

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大朝于總章右个命有

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

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

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

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

疑聚而民力不堪其皆入

室

詩曰入此

上于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

室處是也

詩則訓五ノ

十四

侯制百縣上旬丁日入學官吹笙竽習禮樂饗上
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
以其命數也百縣畿內之縣言百舉全數耳五家
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鄣四鄣為鄙四鄙為縣然
則縣二千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受朔日如

賀豫明年之曆且也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
也刀劍矛戟命太僕及七駟咸駕戴荏授車以級
矢日五戎也

皆正設于屏外等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
垣也爾雅曰門內司徒摯摯也杜北嚮以贊之摯插

以教導也插置帶間贊相威天子乃厲服廣飾執
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命主祠

祭禽四方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祭禽四方祀始
在故博求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不知其神所

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無留收祿秩之不
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

先人又無賢德所孝也一日所養者無勳於國其
不宜養故收之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

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
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軌仇室季秋陰氣而行

故大水火氣故冬藏殃敗也火行冬令則國多盜
金相干故民軌室鼻不通利

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水純陰姦謀所生故多
也則土地見侵削盜賊使邊境之民不安寧

為隣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隋

季夏行夏令
未土之氣所
應行夏令丑
土之氣所應
行夏令辰土
之氣所應

沈氏云... 日與...

師旅並興春氣陽溫故煥風至民氣解九月宮候

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孟冬之月

招搖指亥昏危中且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方七星南

且時中於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冰

之神治北方壬癸水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像

漫胡也甲蟲龜為律中應鍾其數六陰應於陽轉

聚成故曰應鍾其數六五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

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其祀井祭先賢內地冬守在内故祀腎水自用

也其藏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屬大水淮水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虹陰中

之陽也是月陰盛故不見藏氣之下伏也天子

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能與虎日旗食黍

與堊服八風水擊磬石水王北方其兵鍛其畜彘

擊磬石故處北官其兵鍛其畜彘

也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水畜

閉諸所禁外徙閉閭大搜客傳曰禁舊客為露

當禁也之為觀豐也門城門也閭斷罰刑殺當罪斷罰刑

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當罰正罪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立

故殺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

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孤寡皆存慰矜恤之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

順水德而尚固守

佳有鳴... 并

待則川五少

十六

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
 城郭警門間修健塞閉慎管籥固封壘城郭欲其厚實故言
 修門間備禦非常故曰警健鎖澆也閉鎖筒也管籥
 籥鎖匙也健閉或有破壞故言修管籥不可妄開
 故言慎也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
 衾之薄厚飾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營丘
 壘之小大高卑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丘
 也小大高下營度也是月也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呈堅
 致為上案視度法也工事苦慢作為淫巧必行其
 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是月也大飲蒸天
 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子之神曰

孟冬行春令
 寅木之氣所
 泄行夏令已
 火之氣所積
 行秋令申金
 之氣所泄

月星辰皆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禮求也公社為天宗
 為上公死為貴神故曰公畢饗先王先公後私之義也勞農夫以休息之命
 將率講武律射御角力勁律習也角平也乃命水虞
 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師長賦稅也毋或侵牟年
 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
 春陽氣散越故凍閉不密地氣行夏令則多暴風
 發泄也民多流亡像陽氣布散行夏令則多暴風
 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令則多暴風
 寒令蟄蟲伏之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
 侵削秋氣干冬大寒不當雪而十月官司馬其樹
 檀冬間講武故官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曰

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昏時中於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黃鍾者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於地中故曰黃鍾井祭先賢水益壯地始圻鳩天鳴且不鳴虎始交鳩鳴夜鳴求且之鳥是月陰盛故不鳴天子衣黑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校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芻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米擊磬石其兵鍛其畜斑朝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賜

周禮仲冬教大閉此言無起大衆蓋本呂氏之書然耳

賜月陰氣在上民人空命奄尹申官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官令重戒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酋秫木稻必齊麴蘖必時婦事婦功也大酋酒官之長秫稻麴蘖酒林也齊多寡中度湛審煇熾必潔水泉必香湛清也時制度及時也炊也潔無所汚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香無穢惡之氣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太川名瓦器良無罅漏之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太川名澤冬令方中水復至盛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

仲冬行夏令
午火之氣所
行行秋令酉
金之氣所流
行春令卯木
之氣所泄

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色也有貪欲濫求者禁之寧身體安形性閉情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也
丘蟪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蒿菜名丘蟪與名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氣
也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故其國旱清濁相干故氛霧冥冥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氣水之母也故雨行春令則蟲蟪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生故與蟪敗穀水泉竭也陽于陰氣未和故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棗取其赤

也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且氏中婁西方白時中於南方且氏東方蒼龍之宿平旦時中於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呂旅也萬物萌動於黃泉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鴈在彭蠡之水皆北嚮將至北雉雊雞呼卵雞呼鳴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圭建玄旗食麥與菟服八風水饗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菟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大儺今之逐陰驅疫為陽導也旁磔四面皆磔大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今鄉縣出勸農耕之士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

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

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耦耜合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秩常也謂

有常數也大而可折者謂之薪小而束是月也日

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日窮于次

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

冬月與日相會十玄枵至此窮盡復還會於玄枵

也星周于天者謂二十八舍令靜農民無有所使

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

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在以供皇

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

黍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

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祥同祥四鄙入保秋節白

露早降介申之與為祥災金氣為行春令則胎夫

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

篤疾逆風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

釋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

而不下降水凍不消當消釋而消釋皆于時之徵也

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盡刑斷故獄官也

櫟為然亦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

人之國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東至日

出之次碣石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樽扶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樽扶木大皞

季冬行秋令
戊土之氣所
應行春令辰
土之氣所應
行冬令未土
之氣所應

五世之極其
氣與中土異
故更隨地制
令

莊周鳥以解

時山川之乃

三

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太皞庖犧氏東方木德之帝句芒木神司主也

其今日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

怨惡解役罪罰刑開閉梁宣出財和外交撫四方

行柔惠止剛強剛強者禁止之也南方之極自北

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日在其北皆貫顛頊之國

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

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為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顛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死為火神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

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

太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

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恒山常山也言兩山未聞日月

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道眾民

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

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為軒轅氏死為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為土神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

也無不囊懷溥汜無私正靜以和行稔醫養老

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故曰西

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二危之國流沙蓋在

崑崙之西南

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

西南

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

死為西方金德之帝尊收金天氏之裔子曰修禮死為金神

其令曰審用法誅

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

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門閭陳兵甲

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

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有凍寒積冰雪

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

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為北方水德之帝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

子曰昧為玄暝帥死而祀為主水之神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

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

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

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

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六合孟春與孟秋為

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

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

始羸孟秋始縮羸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始

種內八月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

月收斂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短修皆在

至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大陽施結刑畢刑獄盡故正月失政

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

沈氏注卷解 皇身諸云

三

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葉槁著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聲也九月失政三月春慮不濟濟止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也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實也春行夏令泄象盛陽發泄也行秋令水水生于中故水行冬令象氣夏行春令風象春水氣多行秋令蕪象秋氣生冬令格格鼓也象冬斷刑秋行夏令華象夏氣生春令榮象春氣生行冬令耗耗落也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

六度語甚道
舌疑亦先秦
所傳

散發也行夏令旱旱象陽炎行秋令霧秋氣陰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負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宗本也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挫折也流而不滯流

圭白鳥以解 寺則列五ノ 三

也滯止易而不穢發過而有紀紀道周密而不泄準

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

帝以為物平平評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復也而

不多堯復也堯音患轉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

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規度不失生氣

乃理氣類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

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教教陽陽

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

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也矩之為度也肅而不

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懼令

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

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

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

慤以固冀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

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

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

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

降

淮南鴻烈解卷第五

覽冥語多無
次持據拾異
典聯綴其間
而古今事類
之神怪者如
規牛渚之燃
犀足當遊神
玄覽之一助

淮南鴻烈解卷第六

漢河東高誘注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

至平公癘

隆病晉國赤地

白雪太一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即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

晉悼公之子彪也癘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

燕女叫天雷電下擊景

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

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

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且天為作雷電

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

夫瞽師庶女位賤

擴虛幽間四句極言至冥之虛可以見天人精殺相通靡幽不實君子所以不冥冥慎行固持也宜尔亦避天誅也

尚景洗權輕飛羽尚主也莫者葉耳葉名也主是復賤於主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夫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遠速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寔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揮之日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之

魯陽公搆日事頗不經然項擊師庶女之賤精誠尚爾動天則日反三舍疑亦得大助歟

雍門之哭與秦青之謳相

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對戰合樂時也搆揮也揮日令反却行二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室懷猶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含至和直偶于人形直外偶與人同形而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夫內有大道也九夫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固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為氏

佳有為川解

覽宣川六了

二

射微技而
以知道術稱
此莊生之
寓言

哭猶歌也見猶感也
孟嘗君齊相田文也
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
嘗君為之增歎也吧也過流涕狼戾不可止也增重
吧也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
傳之道言能以精誠哀悲感傷人使俗人不得其君
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為形也故蒲且子
之連鳥於百仞之上善射者而詹何之驚魚
於木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
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
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
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風宜酒
入酒故酒醉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蠶吐絲

感之動之等
句具見前天
文訓

而商弦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吐絲
細而急故絕也叫作吐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
見于外如理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
囚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
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者暈也擬有軍事相圍守則
光中令圓畫缺其一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
木魚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為變異
人之害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
臣垂心則背請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
外出為背外向為請內
向為理在上外出為冠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中
氣出雲似草莽水
氣出雲似魚鱗
早雲煙火浴雲波水各像其形
類所以感之水也雲出於浴似波水
夫陽燧取

淮南鴻烈解

賈真引六了

三

東風至至此
多言物類之
相應玄妙深
微

以下論無為
之道見有未
下者當順遠
近因四時然
後可以立功
成治

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
數巧工也天地之間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為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也 手徵忽悅
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之微物不能得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
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
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
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以求之得傅
說於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與
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風留 颶至陽赫赫兩者交
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
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
為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親近者使無
以無為無為則夷荒自至也

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 惟夜行者為能
有之夜行論陰行也陰行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
不接於遠方之外却走馬以糞老子辭也上馬不
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
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
為是謂坐馳陸沉晝冥宵明言坐行神化疾於馳
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
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
道功有餘拙者不足之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
之餘也 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
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
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
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啣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
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

淮南子

覽冥訓

四

觀藥與火石
且体有定所
謂順之者利
逆之者凶
物不可以輕
重論應得失
之度深微窈
冥

耳目之察心
意論即非
無為而持自
然之應

利害禍福不
可求而得亦
應深微窈冥

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王人王人以為石則其左足
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為石則其右足抱璞不釋而
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刑而重
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為璧蓋純白夜光也
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
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
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
王孫綽之欲倍徧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
可謂失論矣王孫綽周人言一劑藥愈徧枯若夫
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
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
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蟹以

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在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猶
明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
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
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
落之水涸薄落涇水臣詭臣詭台生而淳鈞之劍成臣越人善冶劍
工也淳鈞古大銳劍也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太公竝
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
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夫道之
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
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入側欲以事求之道韋之質
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

淮南子

卷之六

五

淮南文性上
即喻上轉喻
若譽者基而
此篇尤勝

道若觀儵魚儵魚小魚也也在水中也可觀故聖若鏡
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有藏匿者也
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是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
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官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大和者恬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大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

中道之中也不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自知所至此也純一也溫和也淪沒也諭潛伏也鈍悶無宗情也欲終始於道宗本也若味有其形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鱗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嗜味長美也蛇鱗自以為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南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鱗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藟巖虎豹襲穴而

赤鸞青鸞之
遊異州與鳳
凰之翔至德
皆所謂純溫
純而未始出
其宗故蛇蟬
燕雀不能知

此鸞之鸞也
鳳凰此皆明
於小而不和
其大以喻世
之任亦術昧
有道者
小動之迹乃
王良造父之
御太節之所
由即鉗且大
丙之御小動
唯廷智巧太
節則過於太
和耳則以避
其中而不知
其所由也

不敢咆聾也 援狄顛蹶而失木枝狄援屬長尾而昂鼻 又
況直蛇鱗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
君而來 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也 草木
不搖而燕雀交交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
間燕雀自以為能佼捷於鳳凰也佼或作 還至其
會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會猶高也逝猶飛也
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上砥
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之東湍瀨 還回蒙汜之渚還
猶尚伴也蒙汜日所出之地尚伴冀州之際徑躡
池決復入為渚者渚小淵也 尚伴冀州之際徑躡
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衆帝所
自上下也言鳳凰過廣都之野送

百入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
廣也躡或作絕徑過絕歷也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
濯羽翼於弱水之上風 當此之時鴻鵠鶴鸛莫不
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喙注地不 又況直燕雀
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太節之所由者
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
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
王良星是也造父贏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為周
穆王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歛諧整齊不差也歛
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也 心怡氣和體便輕畢
也 安勞樂進馳驚若滅滅沒也 左右若鞭周旋
若環左右謂駢駢也步 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

淮南子卷之六

卷之六

七

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除繯御去鞭
 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曰行月動
 星耀而玄暉也運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
 見朕垠垠形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鷹於碣石其
 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軼鷩鷩於姑餘
 自後過首日軼姑餘山名在吳鷩鷩鳳凰之別名
 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鷹便復東南軼過鷩鷩於
 姑餘也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標歸忽矢在
 能及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焱及後不
 之焱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及言疾也朝發搏
 扶桑日入落棠搏桑即扶桑神木也落棠山名此假費用而能以
 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

引方牧太山
 籙王良造
 父之御同意

極方形容博
 士家探以時
 甚帝則富嚴

曾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以弗御
 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
 太山稽黃帝師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治陰陽之氣節四
 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
 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
 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
 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
 隈曲深處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
 魚所聚也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
 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

力牧山稽之
非不夫然焉
未及處戲氏
之道以其治
日月陰陽
四時正律數
猶任智故而
未通於道德
也

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
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
上有角壽千歲阜極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
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
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
猛獸食顛民顛善也鷲鳥攫老弱攫撮也於是女媧鍊
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處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斷
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拄之楚詞曰鼇戴山下其何以安是也
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大稽殺之以止雨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積蘆灰以止滲水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滲水平地出水為

滲蒼天補四極正滲水涸冀州平狡蟲與符也死顛
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
方寢繩方築四寸也寢繩真身而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數
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
積財故當此之時臥倨虛倨也倨與眊眊虛也眊眊視
絕止之無智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蹟蹟蹟其視
巧貌瞑瞑伺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
題題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
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
下契黃墟黃墟黃泉下有墟土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

注與焉以年

意冀州

也

議慶戲氏之功如也

言夏桀不交處戲之世

乘雷車服駕應龍駮青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為服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以為席蒙一說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謂車之羅圖車上席也浮游消搖道鬼神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奔蛇騰蛇從在於後皆瑞應也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在朝於上帝靈門也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穆和休息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皆明太祖道之太宗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自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仁義道不復修設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椎躐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

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與舉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言其所施且惡不自知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太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懷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墜裂言不禮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犬羣嗥豕銜其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人淵也豕銜其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豕銜尊而席澳豕銜其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

淮南子卷之六

卷之六

十

折勝肅吟雖
其神怪怪謀
其質質殆未
可知

之瀨言承禍也
一說街辱自藏
美人掣首墨面而不容
與髮弁編為髮
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
首不修容節也
曼聲善歌
衰將滅故吞炭自敗
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
音聲閉氣不復動也
亂禮壞不盡在哀祭崩
西姥折勝黃神嘯吟
故不復聽田獵之樂
其頭上所戴勝為時無法度黃帝
飛鳥鍛翼走獸
廢脚鍛翼縱翼也廢脚跛蹇也言桀無
澤無注水
峻餘美材也注水滄
狐狸首穴馬牛放
失田無立末路無莎蒨
莎草名
金積折廉璧
襲
無理
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璧文襲重
磬龜無腹
磬空也象磬數鑽以上故空盡無腹也言桀
為無道不修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吉兆也

夏桀之世但
禮壞樂崩有
亂徵元亂形
至七國則曰
尋甲卒扶傷
載道以其時
各制法任力
之極而不可
返也

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
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
姓田楚姓羊燕姓姚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
嬴故異
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
蘇秦約從張儀連
西與東
合為橫
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
車高重京
衝車大鐵著其轆端馬被甲車被兵所
收其骸尸聚土而
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
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
言百人行戰皆死
是故質
壯輕足者為甲卒
甲鎧也在車
千里之外家老羸
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圍軻
車奉饗
廝役徒眾也
音商資糧也
道馬遠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
處器

進句鳥州詳

音商資糧也

士

歷代敘下獨
集武帝此孔
子定哀之春
秋為其切當

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
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
攜於道奮首於路。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
奮身枕格而死。格撓楚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
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
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
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三代以
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
命天而不天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
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
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

世之文而罔
褒其請之詞
耳

鉗且大丙處
戲女媧搥結
前意其首只
在無為故下
遂言申韓商
鞅之治不得
其本

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
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
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
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
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
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通混冥。解
意釋神。漠然若無。竟鬼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
所修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
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
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嬰

鄭人鑄刑書
叔向遺子產
書曰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
而徵於書雖
刃之末將盡
我之亂獄滋
曹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申
韓商鞅之為
治其弊正坐

申商鞅不
知治之本非
不知不死之
藥所由生其
於喪亡等也

雜喋喋苛事也嬰喋猶深算也言周書曰掩雉不
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
本論申商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術皆為
之為治也創刻持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
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乘
於錐刃之末錐刃之末論小斬艾百姓殫盡大半
也殫病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
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
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植材於溝所以然
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

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瀆瀆極望
旬月不用則涸而枯澤受瀆瀆而無源者瀆疾流者
故曰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
無源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
恒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奔月或作
牟肉藥牟肉以為為死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悵
畜之肉復可生也若有所喪上不能復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
得羿不死藥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
也得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曰謂命在為不鑿
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
汲不若鑿井

淮南鴻烈解卷第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南鴻烈解卷第七

漢河東高誘注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惟思也念天地未成

窈窈冥冥莽莽 莽艾枚 漠閔頊 項 濛鴻 贛 洞 同 莫知

其門 皆未成形之氣也 莫知其門也 有二神混生

經天管地 二神陰陽之神 孔乎莫知其所終極 潛

乎莫知其所止息 孔深貌 於是乃別為陰陽 離為

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 離散也剛柔陰陽也 煩氣為蟲 煩亂

也精氣為人 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

此篇類養生家言其詞多褒老莊而於性命之秘易於未盡淺學者以悟真篇參之方有究竟

精神骨骸從二神經管天地來

淮南鴻烈解 精神訓七

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故老者以性命為宗古而以有欲無欲觀其致虛中靜以觀其復歸者以虛寂為宗旨絕情去念不落言詮而要歸之不一不離以為

忽世事以玩物理而全其精神者

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髓有形故反其根歸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生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

陽通流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以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故腎雙為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六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二月而胎跌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氣也火外景故主目肝主耳肝象金也金內外故主口膽主口膽勇者決所肝主耳景故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九解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一為一解一說九解六十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

圭百鳥小序 青申川

天地之童光
不即神明不
愛則薄蝕毀
折往往而見

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
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
膽金也金石之雲肺為氣肺火也肝為風木為風
之所出故為雲腎為雨腎水也脾為雷脾土也
生故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踳踳猶
烏謂二也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
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星
災感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災犯共夫天地之道至
角九則州國受其殃他餘準此絃以大尚猶節其童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

人身即持於
天地其危脆
之顯豈直朝
露耶所以久
薰勞馳騁者
精神必愈

盛言保其精
神之益然膏
真人云念之
則為光精用
乏則為萬靈
可為印證

久薰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
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
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膏腹充而嗜慾省矣膏
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
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
不僻矣教志勝言已之教志教志勝而行之不僻
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
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
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
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

淮南子卷之四

精神訓

二

此精神外淫之害

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
 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
 者五藏之使候也耳自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
 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
 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
 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
 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
 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
 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
 視於來事之後猶未定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

生生之厚即
 前声色味趣
 舍教者其厚
 至致傷生書
 所謂祠王生
 則遠惟耽樂
 之徒固或克

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
 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
 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趣舍滑心使
 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
 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
 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
 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
 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
 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心極嗜慾淫濫無厭以
 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多夫天地運而相
 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

淮南子卷之七

精神訓第七

三

或曰年者

以我為壞即
具所蟲臂之
喻

絞經為福為
休息讀之慨
然人世之感

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一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
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
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
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
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
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
造化者既以我為壞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壞
無所離之論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
不求不避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律
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

樂道汲水二
喻極見生死
之不足喜憎
利害應前生

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
欲生而不事也事治也憎死而不辭惟義所在賤之而
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已者已不憎也隨其
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日性也極急也吾生也
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
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
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
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
者之攫援物也攫撮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埴埴也其取
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

佳南鳥列解

精神訓七了

五

何益死何損
其文夢烟波
媚娜

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益亦
無以異矣明人不當惡死復歸其未生之故
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懼也苦澆
之家決澆而注之江澆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
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澆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
道尚空虚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懼
也密水小去易消就消故不樂也澆水猶澆
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
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
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
行似天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

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

極盡也散雜亂貌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

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

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

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夫精神之可寶也非

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

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

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煬養和以順于天煬炎

火中炎和氣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合也不為福

始不為禍先竟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

人之養

佳南島烈解

精神川

真之
養神

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
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
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
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音飯芒然仿佯于塵垢
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
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
育亦不與之扞抱矣扞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
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
絕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其見利欲
也不與物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有者止之亂
相雜糅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
本也心志專于

大澤焚四句
王倪所以論
至人者讀有
當知其意莫
把作冥話看

內通達耦于一道也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意無渾渾然而往還然而來渾轉行貌還謂無
所繫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
無熱論無為也忘其五藏損
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辦
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
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紉紉者法也
有待而然以道待萬
物故曰有待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
與於情而虛清靖而無思
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太雷毀
山而不能驚也太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
人閑情守

莊子內篇齊物論

精神外化

二

此神家塵芥
六合之意非
忘形以養氣
居氣以養神
者不能發所
論似秘密藏
未示人者

此一段其言
荒忽虛幻令
人宵無入手
焉佛氏之

所以勒名高
超情於空虛
而遊冥澤著

精神假於
道即近世方
士所修禱
鼎茶物火候
而歸於空
之論其非李
少君文成侯
大諸人方以
世說通相進
佳南鳥以解

淮南子卷之四

虛雖此四者之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

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顯歎醜也至尊

王也故曰窮寵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

之美人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日衣赭稀世之類

貌非生人也但其像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

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

無形之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言不濁其精契

太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

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寃不騰其寢不夢神

萌無思念魄陰神寃陽神陰不內守其智不

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

端緒其冥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

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

冥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中也言其甘

之隅無形埒之野冥漠無形像之貌居而無容處

而無所得見而處無常所也其動無形其靜無體

無形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

道之容也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

不同形相嬗嬗傳也也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

莫得其倫倫理也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

假至也上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呼吸吐故納

新能經鳥伸鳥浴游行也蟻躩鳥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

不以滑心導引其神屈伸趾跟是非真人之道也

精神訓七

招致儒者
多其其其其
多其其其其
多其其其其

若楓化為羽
人初變化為
蝴蝶則自充
情而之有情
質女化為貞
石山並化為

百合則自有
情而之有情
此千變萬化
未始有極也

天下之細
物者生同
變化皆足兼
神上乘數句
始得胸襟何
等識量

堯乃暨天下
者

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

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論賊

為春言則是在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在者合於道生

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

精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夫

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從孰暇知

其所為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狂者具

徒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

珍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

者形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

生者天地故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

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者道諭真

嘗死也下所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物

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化輕天下則神无

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

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

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

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

不斷素題不枅枅不枅者不施構榑枅音雞或作刮

佳南鳴烈解

精神訓七

九

禹乃細物者

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糲粗也粢糲粗也之飯藜藿之
羹羹糲粗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
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
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
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
受命於天竭方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
滑和視龍猶蠃蠃也或曰守宮也蜥蜥也或曰守宮也也
也蠃蜥蠃蜥音延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
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

壺子乃能齊死生者

子求乃司變化者

輕細齊同四字俱下得有深味觀堯禹等事自明從此悟入亦不二法門矣

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壺子持
以天壤精神天有也形骸地有也各實不入機
發於踵各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猶不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
而病偃偻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
管指天子求楚人也脊管下竅也高於頂出頭也上指天也燭管讀曰括撮匍匐自闕於井曰偉
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拘拘言體也此其視
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
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

至人即上堯禹
禹壺子子求
不拔不關不
竭不死挽之
精神靈聚
中別有一般
境界如所屬
絕靈實負青
天而莫之天
關即鳳凰不
能其之儼其
身勢自爵祿
又不管鴉得
腐鼠何而味
之矣

晏子殖華僅
為義者且不
為勢位爵祿
所籠絡益見
至人超然獨
俗之上

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
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於不可拔擢之柱行於不
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也
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
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
而婉轉抱天命而婉
轉不離遠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紛紛轉
也孰
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蛇蛇解游於太
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儼而况斥
鴉乎儼偕也斥澤之鴉為飛
不能出於頃晦諭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繫
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各
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
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

殖華將戰而死甚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
梁也
華華周皆齊士為君伐甚苦人圍之壯壯
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
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
以利縣視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
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
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
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
州來季子也讓位不
受受兗國春秋賢之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罕
諸侯之子稱公子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
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
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典我是皆喪寶
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

護天下護國
辭王投淵
為利害至極
四君子其之
若節其餘為
長物可知所
以人觀太義

聞大言此身
便如遊鈞天
帝宜而世界
碌々悉如野
馬塵埃矣
窮鄙之杜
段乃人人見
小不知天者

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
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
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
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
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
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
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
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
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
意金滕豹韜廢矣金滕豹韜周公太
公除謀圖王之書延陵季子不
受吳國而訟間由者斬矣訟間由者虞芮及暴
桓公蘇信公是也子
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

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太義者不知生之不足
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太義死
君親之
難也太言體
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瓿相和而
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
仍然知其盆瓿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
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
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瓿之徒也
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
之大者尊勢厚利人
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圖國
籍也而右手勿其喉
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
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
也餘饒也無天下

破陰陽內
崩生在則神
不守宅而百
骸徒之此皆
不根不塵煎
湯其中而喜
怒憂麻迷紛
輪冥解與接

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和有天下無天
下一實也實等今贛贛人教倉于人河水贛賜也
倉者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單食
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
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箒
穎穎有其井一實也箒也受穀器也井人大怒
破陰大喜陰陽道訓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
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
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
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

為構日以心
開何時可接
迷塗於火宅
登彼岸於昏
波對是樂也
悲失

廣矣之休脩
以之寧此凝
有補者道
自存景象
後生家沿
其咳唾遂舒
為談以譁衆
而形散且樺

而若死昧暗厭也楚人謂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
與化為一體欲言人之未生時死之與生一體也今
夫繇者揭鑊雙甬察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鑊所
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當此
之時得寐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寐蔭也脫舒也言
則氣得舒嚴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疢痕架
故喜也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蹠權跼局而諦通夕
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
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
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

佳有鳴以解

精神訓七

十三

之立不為
復未之疑不
釋此清淨
意為而入至
之意

生之和則不可懸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
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
偃也又况不為牆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
為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
有形至無形也至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
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
至貴也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論極大也無
內言其小水無內而能為之內道尚微妙
故曰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
言道至微能出入於
無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稽古之典苟數名號
耳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本情以合流
俗與世人交

世儒不取之
驕奢情欲之
所以生而徒
雕琢矯拂以
崇於趨翔閑

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
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
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
身為悲人悲哀也謂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
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
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心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有不樂無樂而弗為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
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之
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
縱體肆意而度制無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
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
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

淮南鴻烈解

精神訓七

十四

旅計節果拜
酒肉之陋此
其欲之卒不
可禁

顏淵季路子
夏伯牛學雖
各有差豈不
兩稱至人真
人耶其禾死
而植而失期
而厲天厄之
也謂道性拂
情而不得其
和漢儒之駁
而不換之道
如此

子夏戰勝故
肥反何以前
謂道性拂情
而不得其和

見儒者以刑
其欲樂不
若然其欲樂
之心應前原
反承

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園垣使有野心系絀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季路殖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

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殫不通形性屈竭也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也委棄也處太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上之言不人無情欲而已雖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欲之能以義自止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以禮自禁止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鼉然蛇以為上肴中國得

淮南鴻烈解 精神訓第七 十五

難其無所
利垂棘豔
姬其易牙
女樂而自
禍亡身死

而棄之無用數大俗以為上者故知其無所用食
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
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
天市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太鍾之賂而
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襄子欲伐之先
親智伯因是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為和
兵滅其國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
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
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殺嫡立庶曰亂四世者奚齊
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曰亂四世者奚齊
卓子惠公夷桓公其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
吾懷公圍也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不分
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殞盡流出尸

久筮夏察此
設為外物无
所用之喻人
惟開不破
此其趨身公
世路之羅罟
為悲人知其
无則則檢現
求空見空而
不見現又何
煩惱障碍之
有
又曰情
勢如仇由貪
大鍾虞君利
垂棘獻公豔
驪姬桓公甘
易牙胡王淫
女樂此其如
火消膏不計
滅不正也誠
知去死則數
者之禍何自

五月胡蓋西戎之君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也秦穆公欲伐
不葬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使此五
去戎來適秦秦伐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
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太
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
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筮筮夏曰
之喪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筮弱也楚
筮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
矣

莊子齊人解

齊人解

六

而及前原
心反本者正
此意

淮南鴻烈解

卷第八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漢河東高誘注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

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

逆天暴物也

質真而素樸閉靜而不躁推而無故

寂寞不擾民質性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

在內而合乎道出

外而調于義

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於道出於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

能調義義

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

章便利

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

而順情也悅簡

易事也

也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

愉和也偽虛詐也素樸也飾巧

此篇立論多
幻駭不相聯
貫而其中亦
自歸心繡腸
囊括今古試
採覽之以備
經生言亦所
稱一字千金
也已

淮南鴻烈解

本經訓八卷

天皇之世則天地四時風雨日月五星無不順軌瑞物備至机偽不萌所謂與造化諸相雌雄也

以下極言衰世機巧詐而以禽獸草木民生分次其禍

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世所以占吉凶者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

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

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循軌道也當此之

時玄元至矜德之君恩仁廣大備照四海鳳麟至著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於門庭著四兆十九策兆信也善言否臧也

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應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鑄山石

鑄猶鑿也鑄結金玉猶刻金玉以為器鑄銷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剗胎殺天麒麟

不游胎獸胎也為類見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害故不來游也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也

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積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于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

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疏通也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矣四時失叙

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氣霧雪霜不霽霽止也而萬物

焦天焦天不繁茂也菑榛穢聚埒草茂日菑木聚日芟

此禽獸之見禍於衰世也

此草木之見
禍於衰世也

野茨垣長苗秀不榮而實曰秀草木之句萌銜

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

植夏屋大屋也縣聯也受雀頭箸橈棟椽椽椽也房室也植戶植也檠老檐言椽

衰題椽椽也房室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菱

荷阿曲岸也芙蓉藕華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漫流

采色相參和也脩揆曲校天矯曾撓芒繁紛挐

皆屋皆屋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公輸

巧者一曰魯班之號王爾古之巧匠剗剗剗剗然猶

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菌露竹筦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露夏槁根茂江河三川絕

此民生之見
禍於衰世也

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飛蛩滿野

蛩蟬蟻之屬天旱地坼坼音冊鳳凰不下句瓜

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句瓜鷹鷂之屬民

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室小室也蓬廬籬凍餓

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

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

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

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

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

也言民有滅沒天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

天地宇宙四句結上太清之始及衰世二段

人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下君臣不和五穀不為不為不和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之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薄近也以相嘔咐符醞釀而成育羣生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脅恐審明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古之人同氣也

其所論仁義禮樂俱起於衰世亦祖莊生覽覽踴跂澶漫摘僻之意為後不足行不足備張本

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太冥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誑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謂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利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

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有之也未有情欲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瞻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也耳不淫於聲坐徘徊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

未可與言至
應前可以故
敷而非通治
之至

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干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影也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作知也陰陽是故大可觀也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

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脩設也及偽遷移也

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天下有能

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

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劫故夜哭也鬼或作鬼鬼恐

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

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雲而去棲其神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倮

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倮堯之巧工及周鑄鼎著倮像

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倮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為也下說周人

鑄鼎畫像倮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為也故至人之治也

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

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憺

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

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

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

立實財也道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為名故各不立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忿也不

忍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智之所不知辯

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尚不能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莊子齊物論不言之辯不

淮南鴻烈解

本經川八卷

六

道之道者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以十死舜湯武皆因世之

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損減也酌焉而不竭酌猶予也莫知其所以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星也居申而運歷指十一辰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也與利除害伐亂禁暴則成功功武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時造曆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母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跟破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跟履速至堯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

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猥猶獸獠獠猶獸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名狀若龍者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豕為豨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繳渡使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獠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湯所禱旱桑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王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

淮南子卷之六

水官名相有之後振動滔蕩也欲壅防百川龍門

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

赴榭木也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馬翅夏陽北禹所鑿

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舜乃使

禹疏三江五湖關伊闕道廬澗以通伊水故曰關

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廬澗兩水名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

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

之時帝有桀紂為琬室瑤臺象廊玉牀似玉以飾

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為牀言淫役也琬或

作旋理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揮動

極上木紂為肉圃酒池紂積肉以為園圃積酒以

之也

者剔惕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

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

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

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

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舍

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

矣至人至德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無有貴鉗口不言而

有賢聖之人必遭亂世之患結前堯舜湯武數代事惟至人拘無窮之智鉗口

寢說不言而
成故其精不
著竹帛鏤金
石而傳於人
而晚世學者
遂不能知

體太一法除
陽則四時六
律政道之所
一體而德之
所德要之處

此帝者體太

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名可名
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
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
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
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取成之迹
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
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
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王者法
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
地彈壓山川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含吐陰陽伸曳四時

伸曳猶押引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昭導普汜
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昭導普汜
無私普大汎衆也無私蠖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
埤類埤形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羸長縮短卷屈舒
於不可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窮之源本也四時
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
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六律者
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
悲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
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

淮南子

卷之六

七

此王者法陰陽

此霸者則四時

此君者用六律

聖則廢廢見

帝者者伯者者其職者者其味者者其且

無故捕人入段此漢

淮南子卷之九

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于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韞折寬而不肆也肆緩肆急肅而不悖肅急優柔委從以養羣類物類也其德舍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為正撥任也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矯正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

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也帝者者伯者者其職者者其味者者其且也王者法四時則削削為諸夏也所侵削也所侵削也王者節六律則辱辱為鄰國所侮辱也君者失準繩則廢廢為國所廢也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滔窳不滿密也不親不為臣下所親也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陘隘也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天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淪四關也耳目心口通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通也淪入也

儒不多擊頓

下五道鋪張
其處即賦
都者尚不能
至步

淮南子列解

本經言八卷

十

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
 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
 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通也。不在於耳則
 其聰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
 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死也。莫死莫生莫虛莫
 盈是謂真人。其言守。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道流
 道之所生者五道流也。大構駕與宮室。構連也。駕
 也。延樓棧。道難棲并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樓
 也。屋梁并刻花置。標棟構榦。標棟柱類。榦榦也。榦榦
 其中也。榦音貫。標棟構榦。榦榦也。榦榦也。
 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曲屈
 貌。刻儼浮首虎頭

之屬皆。羸鏤雕琢詭文回波。羸像文章鏤雕畫也。
 屋飾也。羸鏤雕琢詭文回波。玉日琢皆飾巧也。詭
 文奇異之文回。消敞游瀾。欵郁菱杼珍珍抱。游
 波若水波也。消敞游瀾。欵郁菱杼珍珍抱。游
 瀾減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杼采實。絳芒繁
 辰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抱音崑。芒繁
 亂澤巧為紛拏。拏以相推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
 貌。鑿汗池之深肆。珍崖之遠。肆極也。來谿谷之流
 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緣也以玉石致
 之。水邊為脩以牒累流水水邊為。抑減怒瀨以揚激
 修碕脩碕曲中水所常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
 波。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遶回以像渴。愚
 浯。拂辰也。遶迴轉流也。渴。番隅浯。蒼梧此二國多
 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遶迴法而像之
 也。浯音吾。益樹蓮菱以食鱉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
 音吾。益樹蓮菱以食鱉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

淮南子列解

本經言八卷

十一

鵠蕭 鵠爽 稻梁饒餘鵠鵠鵠類 龍舟鵠首浮

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為飾也鵠大鳥也畫其象若船頭故曰鵠首舟中吹簫與竿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 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

臺樹之隆設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 修苑囿之

大以窮要妙之望後廣也直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畫極要之觀望也

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崇崑崙門闕高

然故曰魏闕際接也上接青雲周禮所謂象魏也

大厦木屋也增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崑崙

山相擬像脩為墻垣勇 道相連甬道飛閣 殘高墁下

積土為山殘墁增益也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疾徑行也道之阨

者正直之夷平也 終日馳騫而無蹟積 蹈之患此遁於土

也大鍾鼎美重器鍾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 華蟲流鏤以

相繆紵書曰山龍華蟲藻火 寢兕伏虎蟠龍連組

詭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詭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 焜焜焜焜 昱玉 錯眩照耀

輝暉 煌錯雜眩惑也照耀 偃蹇藜鬱 糾曲成文章

雕琢之飾鍛段 錫文鏡作 晦作 明鏡文如脂膩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撥 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籛

故曰作晦作明也 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籛

蔭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簞竹蕭蘆蔭葦蕭取其邪文次叙劍鏡

美眩人目 纏錦經冗以數而疏劍文相向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鏡

美眩若此 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

吳其酸之變荆吳二國各善酸醜之和而窮盡之 焚林而獵燒燎木

木鼓橐吹埙橐鼓擊也橐治鑪排橐也以銷銅鐵垂銅橐也鐵筒埙入火

中吹火也故靡流堅銀無獸足日山無峻幹林無

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

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上掩天光下殄典地財

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一五者之

也一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

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

有左右房謂之左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

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

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土事不

文質也木工不斷樸也不斷或作琢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鏤鏤設文飾

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

冠無觚羸之理觚羸之理謂若馬自龍相連于堂

大足以周旋理文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

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

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

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

不過五行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

水屬陰行火為陽行木為煥行金為凡人之性心

和欲得則樂心不和喜不怒樂斯動七斯蹈七斯

蕩蕩斯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

天地之生財也又另生也

本經訓八卷

飾喜飾怒飾
衰諸具俱所
以飾五行而
治不荒者

有憂喪則悲悲則衰有憂艱難也喪亡也亡下哀斯
憤憤斯怒七斯動七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哭
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
其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
釋解也故鍾鼓管簫干鉞七羽旄所以飾喜也衰
憾恨也故鍾鼓管簫干鉞七羽旄所以飾哀也兵革羽
經首杖實者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
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
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
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
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

末世不節五
行故寔治

思慕之心未
能絕下所謂

發貶故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
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
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也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
以給上求猶弗能贖贖贖從嫁也愚夫蠢婦皆有流
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乃使始為
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坐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
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又行其
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
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言不甘思慕之心未

喪之本也

此見王者舉兵征諸侯大非得已也周禮所謂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未封不謂王

處喪用兵應前而事親有節則未之見蓋古人文字有借實形主之法

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曾思心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方百里為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祭社日類也上其子孫以代之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絕

先聖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後禽人之子女後繫囚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王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淮南鴻烈解

本經訓八卷

此篇論人主之術大和重無為二字後雖夏衍千餘言要不出此根株蓋皆原于老氏道德之意
 人主之術至一正進諫只一死為之事與不言之教

淮南鴻烈解卷第九

漢河東高誘注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

術主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傳相也諭導以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其世子時也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

淮南鴻烈解

主術訓九卷

此篇論人主之術大和重無為二字後雖夏衍千餘言要不出此根株蓋皆原于老氏道德之意
 人主之術至一正進諫只一死為之事與不言之教

所在者近所
行者少蓋指
蔽明掩察自
障言

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
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已故古之王者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遂延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黜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黜纒塞耳所以
掩聰不欲其妄聞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

此段只重守
而勿失二句
老氏所謂載
營魄抱一能
無離者下神
農之治正是
守而勿失故
能致治若斯
其盛

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
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
天道至大非人智不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
胷中言精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成之心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
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也薦之也明堂堂嘗之也祀于明堂
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
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其民樸重端慤
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
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

淮南子卷之九
上

末世之治只
是矯飾其本
而事修其末
與神農反老
氏曰法令滋
弊盜賊多有
信哉是言也

頌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
至暘谷暘谷日出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
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下俗莫懷姦心
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
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
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
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
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梟稅而狎犬也亂乃
逾甚夫水濁則魚噉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政苛則
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

應前矯飾其
本而事修其
末下正言聖
人所修者本

所修者本即
下所云神化

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
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
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
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堞堞堞也而弭塵抱薪以
救火也堞塵磨也堞動塵之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
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
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
像形其所修者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刑罰刑罰
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
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

孫叔敖為宰
擇楚國之令
典軍行右戰
左追獲前茅
慮無中權後
勁及刈之戰
莊王入晉軍
叔敖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
人薄我遂有
京觀之封則
所謂恬則者
非
叔教宜遼二
句本莊子徐
無鬼篇亦沈
澤不足據

此所以御兵
刃而解難俱
非神化故懸
且薄

遺伯王之以
弗治也皇陶
則瘠師曠則
韓率有神化
鼓舞其間而
將于法令見
聞之外者

淮南子卷之八

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物歸陽
夏曰猛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
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
者弗能形容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室其鋒楚
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
言其賢也但恬卧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
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
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
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名姓熊勇士居楚市南楚
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
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
以報讎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
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
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不動而弄
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

事自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
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 鞅鞞合鐵鎧 慨
瞋目扼擊 其於以御兵刃縣矣 縣遠也比於券
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 薄於待目而
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 遺伯玉為相子
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
衛使史黯往覲焉 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還報曰遺
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 猶
也 故臯陶瘖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
者也 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 師曠瞽而為太宰晉
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雖瞽而治晉國無有 故不

淮南子卷之八

崔杼之亂昭
奇之難皆從
三君之所行
真如響之應
而神化感民
之速益見

以中正言感
之不可不慎

榮啟期之彈
鄒忌之微
威之歌其事
至微淺不足
道第其誠心
所施即能使
人為之哀也
何況縣法設
賞者

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卑陶，瘖也。此伏犧神
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
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
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也。崔杼，頃襄好
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
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
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
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
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于太山，見
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

人是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
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
褌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
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
乎！能自寬也。鄒忌一微練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微，驚
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
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
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甯戚，飯牛
商歌，齊桓公憫之，同以為相。至精，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
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
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孔子學琴于師襄，有
然而黑成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
其誰能為此曲也？師襄曰：師益云：文王操也。延

湯以誠心遂致桑林之雨所以施誠心而縣法設賞者必能移風易俗

重振起神化二字即所謂誠也

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其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嗣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也橫為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文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

折軛破舟不怨木石見為治者任術之不可

以為平衡銓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與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軛遂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是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原物也兵莫潛於心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利也

莊子知北遊

註志字謂心有所着也

有所着皆能

利也

自傷人之自
害莫過於此
志蓋一有所
著即非无為
之休故耳
權衡規矩之
設掩以无為
為之此見无
為者道之宗
伏下智勇不
足以治天下
案

即湯武伊尹
孔墨各有
不能見智不
足以治天下

即策之力見
勇不足以持
天下

才不足在
應前人之
才难以致治
句

淮南子卷之六
主術言九卷

意精誠伐人爲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故以
莫邪爲下冠亦兵也惟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
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
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
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
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
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
也才智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權舟而浮
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伊尹賢相也
而不能與胡人騎驃元馬而服陶駘黃馬白腹
野馬也胡人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
所習駘音余

險阻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由此觀之
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内存萬方
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
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格解格伸鉤索鐵欵金推
移大犧水殺鼃鼃陸捕能解角索然湯革車三
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由此觀之勇力不
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
人材不足在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
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
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培

驛驢綠耳數
句亦見秋水
篇自飲之亦
智不能相兼
亦猶此

坎井之無龜鼃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
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
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
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
伎能殊也鷓鴣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
見丘山形性詭也鷓鴣也謂之老荒夜鳴人屋上
而夜則目明拾粟人爪以著易
巢中晝則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獲得
無所見無所見木而捷魚得水而驚驚疾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
畫鑿者不斲工無一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
相效效亂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

乘星之尺如
李斯所請高
拱禁中者耳

若重為暴若
字乃助字也
下正言惠與
暴斯置並重

職事不慢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任
輕者易權權謀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
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厭欺君入之道其猶乘星
之尺也尺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
亦飽詩曰公尸宴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
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
為偽善不飾為美亦
不偽為善也一人被之而不衰衰大萬人
蒙之而不褊褊小也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則治
道通矣通猶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
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
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

淮南子卷九

七

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為惠者
 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
 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
 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
 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
 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贖贖賜也於君是故朝
 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
 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制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
 焉橋桔槔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人主靜漠而不
 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

太上謂太古
 無名之天也
 下知有之者
 下知上有天
 而不臣事實
 朴也如此說
 統與下意相
 貫

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
 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
 安危者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
 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
 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
 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
 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建
 也基業也是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
 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
 閉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

灌輸斟酌即
群臣輻湊並
進之謂故能
不出戶而知
不窺牖而知
不道

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
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
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
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
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
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
故百姓之上弗重也錯之前而弗害也舉之而弗
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主道員者運
轉而無端也端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

自並至天下
不實有即前
意特複言
之耳

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
則亂君曰可臣曰不可君曰不可臣曰可則異
是則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
君得臣道故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意清明
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
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
勝勝毅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
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
秦武王之力士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服脫而不任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

桂百鳥以卒

三行訓

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士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詭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違也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

禹決江疏河
美以揚言自
然之性不可
隨而聖人必
隨以為用下
如輪用人之
不可不慎

所為無不成也聳者可令唯堆筋斤而不可使有聞也音者音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音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益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

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在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嘲玉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無得於玉在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

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靈王楚靈王好細腰而民皆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治而世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察明也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實真為之實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顯察其名譽見尊也辯辭自顯達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

治國亂國二
段只是各實
是
則顯則談未
者是游者以
則焚黃現
處人以譽尊

二字上着字
夫不同而其
理亂自

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
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
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
五行之陰者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
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
正莫敢為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
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
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
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
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

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典黨典也以黨典為智
非誇上令邪姦也者務為巧詐為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
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敵而有賢聖之
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駉駉天下之疾馬也
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
機輒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
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
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
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

豫讓之報智伯周民之死節此皆恩深使然人主風權操而持爵祿自能終一世如此

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太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二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齒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殉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

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蹠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

此不處靜以
修其身者
此不儉約以
率下者

鷲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為珍詭異狡躁康荒不

荒亂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

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

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絺綺縠繡寶

玩珠玉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絺絺葛也綺縠葛也則賦歛

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

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

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

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大路四馬

車也天子駕六馬越席不緣綠結蒲大美不和

味五染食不穀穀穀細也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

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

利焉年衰志憊憊衰老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

而脫蹤也言甚衰世則不然一由而有天下之富

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

在于官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

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芻豢百姓

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

黎民顛顛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

偽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

處靜節儉唯
堯得之衰世
則否

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

用人道如巧
巧如良醫

朝廷所不舉
鄉曲所不舉

自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
 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
 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王之用
 入也猶巧土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為舟航枉榱
舟船也方兩小船也小者以為楫楫朱儒桡也榱者以為欄
並與共濟為航櫂櫂榱也短者以為朱儒桡櫂朱儒桡上戴無
間榱櫂屋垂榱榱櫂也短者以為朱儒桡櫂朱儒桡上戴無
 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
 之物莫凶於鷄毒鷄毒鳥頭也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
 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人乎今
 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可也

而有益千國
故古有恭因
恭虜恭盜之
事

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鼓也
 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畧
 者不可責以捷巧略行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
 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
 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
 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木不可使搏牛
 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
 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
 責之以閭閻之禮隙突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
 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

淮南子卷之九 主術訓九

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分抵木也也勸剪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羣臣輻輳
歸君若輻之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也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弊闕也法令察而不奇耳目自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徧羣臣勸務而不怠怠懈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生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

明主之威令不廢聰明不數法令不聒耳目不闇由其但謀畫之是非論不以位之蕪堯君論年親主惟愛言而疎遠卑近之忠良以故不能久天下之才而為我用而聰明日佳有鳴則解

在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或假駕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堯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揄出策也是非之所不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

佳有鳴則解

臣術訓九卷

十七

蔽

以平通用法
字意見人
主不可發法

又以法籍禮
義及於無為
與前相喚應

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
照海内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
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廣量而人
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
而卑賤者不重其刑也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
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
塞閉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
也其立君也所以制端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
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

度與具有
為俱本于無
為小君之治
亦然

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
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稷粟稷
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稷禾稷
頭芒也十稷為一八分十分為一十寸十樂生於音音
主為一尺一十尺為一文政謂之本也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
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
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
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有
已已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怨人行也無諸已不求諸人言已雖無獨
見之明不求加罪於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於
民亦自修之不廢

法籍禮義

法籍禮義

法籍禮義

自為檢式儀
美而令行于
天下則法之
所謂無為
造父得繼御
之術故能取
道遠今主
得御大臣之
術故耳目不
勞精神不倦

於上言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
以正法也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
入也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
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
於民矣禁勝於身不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
齊輯之于轡術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
于宵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內得於心
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而旋曲中
規曲屈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

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太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
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
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
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
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
人蹠作蓋楚
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
其睛睛目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
也鑑鏡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
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
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

今失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
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驎駮駟之良臧獲御
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故
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
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
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
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舉棄公勞而用朋
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守
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
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故法律度量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
之利器不可示人此漢
儒蓋相其意而支其詞者

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
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
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
也獲狔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
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無所為以守
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是以人臣藏智而弗
用不用智謀贊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
任其上令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
自為之則智且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

淮南子卷之九
主術列九卷
二十一

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
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
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
風風也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
怨也是以執政阿立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
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
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脩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
是猶代庖宰剥牲而爲木匠斷也與馬競走筋絕
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
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

反覆以爲
喻任人之逸
亦與無爲相
應

於人資以爲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
守也有爲而無好也無所私好也有爲則諛生有好則諛
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
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也胡王好音而秦
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
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
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
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扁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扁
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扁何事之不成弗用而
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散也耳

滅想去意四句此無為而有中領名責實字句此有為而無好

以下歷引權勢制民之易

目淫則竭也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道貴無形無道之所以為貴也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閉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天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接攬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

文無畏左傳作申舟衣冠相連于道謂人及于室皇劍及手及于蒲登之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睡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無畏問聘於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辱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楚文王好服解冠成軍宋城故曰權柄重也趙武靈王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庶也

楚國效之

解冠之冠如今御史冠也

趙武靈王

貝帶鷄鵠而朝趙國化之

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鷄鵠讀

日私鉞一字三音日郭洛帶係鉞鑄也

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

負帶鷄鵠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

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

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

繩矣繩正也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

應敵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司馬蒯賁其先程伯休甫宜王命以為司馬因為司

馬氏蒯賁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操其觚招其末

賁在趙以善擊劍開應猶敵也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劍柄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菴從後牽

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菴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

擄劍牽車制
應三喻俱見
發身施令者
當順其勢防
民之所善開
民之所利是
已桓公順之
而伯紂逆之
而為狄夫勢
可不審哉

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

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橈刺船槳也資用也天

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

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咸決塘城水城也塘堤也皆所以畜水

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

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

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斯紂朝涉者之脛而萬

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

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

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

人主之車與
未食俱當計
歲之豐歉量
民之積聚而
為之此在虞
周之世則然

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
飲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
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與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
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
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
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耳也臣牀蓐弱席非
不寧也臣安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
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
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
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登成也年君臣上下同心

有充乎內指
歲登豐言成
像于外指鐘
鼓于戚言

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也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
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
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履辟踊哭泣所以諭
哀也諭明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也充實也及至
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
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
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
無明白之食而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坐彈琴瑟是
猶賈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
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

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也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涇小水而水潦也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災害之歿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也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之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王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

政不掩群至政不期年不得食與至制互有明證不略皆王者出

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有核曰果無核曰蒧秋畜蔬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也是故生無之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政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涸澤鹿也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亨不得布

淮南鴻烈解 王術川九卷 三五

狩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

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語具于時則訓

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鷺卵不得採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為盡物故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泉飛鳥歸之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昂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

心欲小三句曲盡君子養德兼身之要歷代環瑰奇特之士所以能采建鴻業者不田此而成之者淮南一書性之多

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為王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日無端旁流

淮南子卷之八

此數言則有
神乎世教非
淺讀者當流
用而自得之

聖人廣開納
諫之途其心
之小可知

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與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及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其善不於於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

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其善不於於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表木也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磬鼓而食磬鼓王者之食樂也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正無求於神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

此數言則有
神乎世教非
淺讀者當流
用而自得之

之儲蓄而若
齊封墓表間
朝廟解囚則
兼收古今之
賢雋及屬善
幕下此非真
有吞吐乾坤
之氣者不能
所以稱其志
為大

能歷觀興亡
之由則其智
環轉無端所
以為真也

所謂行旅者
惟守成業繩
趨尺步之謂
語曰孝不通
方君子所耻
聖人所以不
寶多能
有能而不我
廢所以事解
蓋紀渚子卷
開見之謂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一說鉅鹿漕運之橋粟鹿臺紂錢藏府
所積也武王發比干紂諸父也諫紂
散以賑疲民也封比干之墓紂紂殺之故武王
封崇表商容之間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
其墓其里穆稱篇又云老子業於商
容見舌而知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
手柔矣是也云箕子為之奴武王伐紂赦其
囚執問以洪範封之於朝解也使各處其宅田其
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
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
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
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
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

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
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
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
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長弘周大夫敬
孟賁勇士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二手王臣號知大道
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
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二十六采善鉅
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
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
不攝分亦明矣犯猶遭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

六反蓋指心
欲小志欲天
智欲真行欲
方能欲多事
欲鮮大者之
反也註中所
謂六反皆牽
合不可辨
以下俱論仁

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
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
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
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
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
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
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謂孔墨長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
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
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

智其詞多屬
孟浪觀者當
求之驪黃之
外

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之
效可見也內怨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
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
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
有存也小責之以
義故大有寧也非正
則不存非義則不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
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
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
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
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
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

耕事勞織事
擾然而終必
利之所謂先
許而後合

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
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
所多患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
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也逆愚
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
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
此知難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
曰黧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
自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
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

皆強為義即
瞽師之能言
白黑者陳忠
者行而知所
出者鮮則瞽
師之不能知
黑白者

人必仁智為
表幹而後勇
力果敢辯慧
敏給可施蓋
音調而後求
勁馬服而後
求良士必慈
而求智能之
謂狀

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
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
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
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
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
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
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
敢則狂而操利劔狂猶亂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
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而或不知所詣也懷後也雖有材
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補偽飾非伎

野心而借棟
勢如爾朱北
付高歡以軍
兵惠質而與
利器如西晉
木子衷之昏
庸而絕武帝
其爾朱遭不
噬而典牛傾
危宜也

一一推而上
達之道以足
仁義以為表
幹之意

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外
也 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
决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
則魚得而利之也 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
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
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惟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
與焉 使不得與上術也 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
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之所得為而責于
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
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

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
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
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 易謂反已先
修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 驗在近而求之遠
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 驗在近而求之遠
故弗得也 驗効也近謂
本遠謂末也

樂天堂

佐藤了齋

花書